

門第

平陽 著

于不容忽视的门第之差中彰显高贵品质

作家出版社

門

平陽 著

作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门第/平阳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063 - 5211 - 6

I. ①门… II. ①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0402 号

门 第

作 者: 平 阳

责任编辑: 姜 琳

装帧设计: 孙 俪

封面题字: 程 海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0 × 230

字数: 400 千

印张: 23.5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211 - 6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 一 章

一九八二年秋。

一个秋高气爽风轻云淡的日子，位于北京西城的一座四合院，来了两个陌生的客人。所谓客人其实是一老一少两个乞丐，老的叫小的孙女，而小的则称呼老的爷爷。爷爷看上去有六十多岁了，小孙女只有五六岁的样子。祖孙两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浑身上下污浊不堪。

走在前面给祖孙俩带路的是这个四合院的主人，一位风度不凡的中年男子。四十左右的年纪，头发一丝不乱整齐地向后背着，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儿，上身穿了一件米黄色的夹克衫，下身穿了一条黑色的长裤，脚上是擦得铮亮的皮鞋，看上去是精神抖擞，仪表堂堂。

“到了，这就是我家了！”主人停下脚步，指着面前粉刷一新的红漆门楼儿说道。

祖孙俩顺着中年男子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顿觉眼前一亮，只见那红漆门楼儿在夕阳的光照里熠熠生辉，红色中微微泛着黄，颜色十分鲜亮耀眼。两扇门的正中央有一对铜制的大大的门环，而门的左右两侧则蹲着一对汉白玉的抱鼓形门墩儿。主人上前两步打开院门请一老一少进去，爷爷站在门口有些犹豫，低头看了看小孙女，小孙女则咬着嘴唇看着站在门口的中年男子不说话。

“快进去吧，这儿以后就是你们的家了！”主人站在门口热情地招呼着。爷爷这才牵着孙女的手迈着迟疑的步子进了四合院的大门，主人跟在祖孙二人的身后也进了门，转身把大门关好，然后重又走到祖孙二人的前面带路。

一行三人绕过一座绘有松竹图案的砖筑影壁，往西转进入外院。从横长的外院继续往里走，穿过一道华丽的垂花门进入中院。经过方正的中院再穿过一道月亮门便来到主人居住的内院了。内院的西北角儿搭了一个紫藤架，上面爬满了紫藤。若是夏天，酷热难当的时候，坐在那样的紫藤架下面，想必会很阴凉。院子的西南角上则种着一棵古枣树，枣树上挂满了大红枣，此刻夕阳透过树叶的间隙将斑驳的光影洒在那些红枣上，一粒粒一颗颗在秋风里摇曳着，如红玛瑙般晶莹闪亮圆润，好看极了，诱惑极了。小女孩儿一边拉着爷爷的衣襟跟着主人往里走，一边瞪着惊奇的大眼睛盯着那一树的红枣，并下意识地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因只顾着仰头看枣树，没注意脚下，突然绊了一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爷爷慌忙俯身去拉她，并用闽南话说道，“慢慢走！安怎唔懂仔细看路！”

“小心啊！摔疼了没有？”主人回过头来关切地问。

“不疼，一点儿都不疼。”小姑娘从地上爬起来，用力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然而拍不拍却是一样的，拍过之后裤子依旧很脏。

“你的普通话讲得很好啊！”主人忍不住夸赞起小姑娘来，“爷爷好像不会说普通话，你的普通话是跟谁学的？”

“哪有人教她，都是到北京以后才学的。没法子咯，不讲普通话，讨饭都讨不到！”不等小姑娘说话，爷爷先开口了。

“小姑娘还是蛮聪明的嘞！”主人笑答。

“聪明管什么用？还不是得跟着我这个阿公受罪，食糜都食不上（稀饭都吃不上）！即（这）孩子命不济啊！”

“老先生，话不能这么说，她还小呢，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上。”主人一边笑着搭话儿一边转过身去继续前行，小孙女则紧跟在爷爷的身边瞪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珠儿好奇地朝四下里瞧。

这座四合院是个三进的院落，外院的厅房，加上中院内院的正房和厢房不包括耳房和倒座房少说也有十几间。正房、厢房朝向院子的方向都有前廊，前廊与垂花门之间有抄手游廊连接，可以沿廊走通，不必经过露天。廊边设有坐凳栏杆，可在廊内坐赏院中花树，所有房屋都采用青瓦硬山顶。了解北京历史和文化的人，只要走进这个四合院就会知道这院子要在过去虽比不上王府官宦之家的府邸，但也算得上是富贵之家了。北京俗语有“东富西贵，东直门的宅子，西直门的府”之说，贵族的王府多集中在内城的西北、东北一带，尤其以海子（今什刹海、后海一带）附近的王府居多。而这座保存完好、装修一新的四合院就位于西城什刹海后海附近的龙口胡同里，龙口胡同的后面就是什刹海的湖。

这座宅子的主人是一位音乐学院的教授，名叫梁渠。据梁先生自己讲这宅子是祖上传下来的，已历五代。梁先生的祖上曾是清朝一个挺大的官儿，却不是旗人，而是地道的汉人。后因受人排挤被罢了官，就没落了。没落后的梁先生的祖上就在后海置了这个宅子隐居起来。一座宅子能够历经五代而没有更名改姓，是很不容易的事。历史的沧桑变化，岁月的更迭交替，连皇帝都被赶出了紫禁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都被推翻了，之后战火硝烟革命运动是绵延不断，紫禁城更是在风雨飘摇中几易其主。梁姓家族能够穿越这世代的风起云涌，梁姓后人能一代代在这栋宅子里住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只是奇迹也总是有限，梁姓家族偏偏香火不继，到了梁渠这儿就只剩了梁渠一脉，无兄弟亦无姊妹。而梁渠和夫人李云霜结婚十几年了，居然也没能生下一男半女。

梁先生的母亲在梁先生年幼时就已亡故，父亲后又娶一个继母赵氏，指望能

再为梁家添丁进口，可是继母过门不到两年，就得了重病医治无效去世了。前后不过几年的工夫，两房妻室命归西天，梁老先生心里犯了嘀咕，便请了几个算命的先生来给算算。不想算命先生们众口一词，都说梁老生命中只有一子，不论再娶多少房妻室，也只有这一子。梁老先生信了算命先生的话，一直鳏居没有再娶，直到前年离世。梁老先生在世的时候，常常为梁家后继无人而忧心忡忡，曾谋划着让儿子儿媳抱养一个孩子，或者从李云霜远在陕西的老家的亲戚们家里过继一个。可想不到才一开始张罗这件事，梁老先生就突发急病在那一年的正月里辞世了。老人去世以后，偌大的宅子里就只剩下了梁渠夫妇二人，越发显得空空荡荡的了。

梁先生和夫人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梁先生是音乐学院钢琴系的教授，而梁夫人是师大中文系的老师。他们对生儿育女是为了继承香火的封建思想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有孩子最好，没有也不必刻意强求。只要整个人类还在繁衍生息，自家这一脉香火有继无继也没什么重要。因此老人去世以后，抱养过继孩子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由于当年不止一个算命先生说过这宅子风水好是座难得的吉宅，住在这里的人必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梁老先生对此深信不疑，所以临终前一再叮嘱梁渠夫妇务必要守住这座宅院，就算单位分给他们房子也不要搬走。父亲临终嘱托的两件事，领养孩子的事已经不了了之了，梁渠不想在守住宅子这件事情上也违背老人家的遗愿。因此就在梁老先生去世后的第二年，梁渠和李云霜花了不少钱重新整修了这座四合院。

整修之后，四合院看起来规整了很多，外院的房子基本上只用来堆放一些杂物，不做他用了。夫妇二人把中院的正房改成了可做教室的琴房，因为假期的时候梁先生要在家里办班，教一些孩子学钢琴。教孩子学琴实不为赚钱，一来这偌大个宅子平日里只有夫妇二人住着未免冷清了些，收几个学生出来进去的为的是让家里热闹些罢了。二来梁渠在学院内外声望和口碑极好，很多学生家长慕名而来，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孩子跟梁渠学琴，梁渠也不好强辞，于是便想了这么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中院的正房做了琴房，东厢房则改做了书库，西厢房原是特别给梁老先生准备的，连着一个厨房，有一铺小炕，冬天把炕烧得热热的，屋子里十分暖和。梁老先生因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很怕冷，每到冬天就会从内院的正房就是梁渠和李云霜现在住的屋子搬到中院的西厢房里居住。自打梁老先生去世后西厢房就一直空着，物件家什也依然还保留着原有的样子，至于内院的东西厢房则分别被梁渠和李云霜用来做自己的书房兼工作室了。

“我和我太太就住在这三间正房里，”主人再次停下脚步，指着眼前几间周正的房屋说道，“刚才我们经过的中院，就是垂花门和月亮门中间夹着的那个院子，那里也有三间正房，被我改做琴房了，我收了几个学生，周末和放假的时候

才来上课。那个院子的东厢房是书库，西厢房自从我老父亲去世之后就一直空着，你们找到房子之前，就暂时住在西厢房里吧。西厢房连着一个小厨房，东西也都是现成的，都能用，很方便。我姓梁，叫梁渠，是音乐学院钢琴系的教授。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的话尽管跟我提，能帮上忙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力的。”梁先生为人随和，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笑容，虽然淡淡的，浅浅的，却透着一种蚀骨的亲切。这笑容让小女孩感到冰冷疲惫的身体被一种暖暖的东西包裹着，暖意一点点地透进了心里。梁先生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她是打从心眼儿里喜欢这个伯伯。

“我真正唔知欲安怎共汝說多謝。（我真不知該如何感謝您才好。）”爷爷听了梁教授的话只觉得心里一热，情急之下说竟说了一句地道的闽南话，梁先生忍不住一愣，没有听懂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爷爷于是一把扯过小孙女，用带有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说道：“快，快给伯伯跪下，谢谢伯伯收留我们！”

小姑娘想也没想立刻双膝一屈，就在院子里给梁先生跪下了。跪在地上还没忘了重复爷爷刚刚说过的话：“谢谢伯伯收留我们！”小姑娘的声音虽然稚嫩，却像钢琴键盘上跳动的音符一样打动着梁渠的心。梁渠赶紧上前一步把她从地上拉起来，“孩子，快起来。伯伯家别的没有，就是房子多。空着也是空着，有你们一起住着，还热闹些！”

“梁教授，我……我嘴笨，不会说感谢的话。您放心，这房子我们不会白住，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赚钱付给您房租的。”爷爷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只连连向梁先生做保证。

“老爷子，您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们一老一小孤身在外，很不容易，我帮忙是应该的。对了，我还没来得及问，您老贵姓啊？”

“我姓章！”

“是立早章还是弓长张？”

“是立早章，我不识字，但自己的姓总还认得。”

“那我以后就叫您章老伯了，房租的事不用放在心上，给我我也不会收的。您就带着小丫头在这儿安心住着吧，想住多久都行。”梁渠一边说着话一边拉开了正房的房门，把一老一少让进了屋里。

李云霜做好了晚饭，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六点半。往常这个时候梁渠早该到家了，今天这是怎么了？心里正在犯嘀咕，就听见院子里有说话的声音，于是想出去看看，刚走到房门口，就见丈夫带着像叫花子一样的老一少从外面进来。

“认识一下吧，这是我太太李云霜，是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迎面看到妻子，梁渠连忙做介绍，“云霜，他们祖孙二人是从福建来的，我是在地铁口遇见他们的。他们现在没有地方住，我看他们老的老小的小怪可怜的，就把他们带回来了。吃完晚饭你把中院的西厢房收拾一下，先让他们祖孙俩住下再说。”

“……”李云霜愣在那里不说话，显然无法接受这突发的状况。妻子的反应倒也在梁渠的意料之中。李云霜是一个有些洁癖的女人，家里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的。现在突然之间把从大街上捡回来的从头到脚都乱糟糟脏兮兮的这一老一少摆在她的面前，说是要在家里住下来，她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可客人已经进门了，总不能由她这么愣着，只好加重了些语气又叫了一声：“云霜！”

“先进来吧！”李云霜是又生气又无奈，脸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来，冲着祖孙二人说道。

“对对对，别客气，快进屋吧，就把这儿当自个儿家！”梁渠热情地招呼客人，李云霜不禁在一旁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

如今内院正房的格局和当初梁老先生居住时全然不同了，梁渠和李云霜去年在装修房子时做了很大改动。东西耳房不再单开门，而是和正房相通，东边的耳房改做了厨房和洗漱间，西边的耳房则改做了衣帽间，专门用来存放衣物，被褥和鞋子。三间正房，也唯有一间开门，就是原来的堂屋，现在被梁渠和李云霜装修一新作为客厅用了，和东耳房相通的那间正房如今是吃饭的餐厅，而客厅西边的那间正房就是梁渠和李云霜的卧房了。客厅与卧房以及餐厅之间均没有可开关的门，都是用镂空雕花的深褐色屏风隔着，屏风的正中间则是一道精美的小月亮门，把客厅和餐厅及卧房连通起来。卧房里没有炕，摆着一张红木制的古款床，床上挂着幔帐，屋子里的其他摆设亦是清一色的红木家具，里里外外无不透着庄重典雅，古色古香。

“你们请坐吧！”进到客厅梁渠指着靠墙摆着的两把红木椅子对祖孙俩说道。

“哎，哎。”爷爷一边连声应着一边依着主人的意思坐下了，坐下是坐下了，屁股却只在椅子上搭了个边儿，小姑娘则紧倚着爷爷站着。女主人一直都不说话，屋内的气氛很尴尬。梁渠见状，忙对祖孙二人说让他们先坐着歇歇，自己和夫人一起去中院给他们料理一下房间，说完便起身将妻子李云霜拉出了房门。

“梁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两个叫化子你是打哪儿捡回来的？”一只脚刚刚跨进中院李云霜就发了脾气，“不管打哪儿捡回来的，打哪儿捡的你趁早给我送回哪儿去！”

“云霜，你听我说，他们一老一小大老远从福建来到北京，无依无靠的，只能靠在大街上讨饭吃活着，怪可怜的。咱们的房子多，空着也是空着，不如让他们先住着。”

“房子多就要从大街上往家捡乞丐？外面讨饭的多了，你怎么不把他们都带回家来，干脆把这个院子改成收容所不是更好？”

“云霜，能不能不说气话？”

“不说气话也行，你倒是说说看，以后怎么办？这平白地给我们添多少麻烦

你想过没有？只是住在这儿还好说，问题是他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这一老一少的日子怎么过？还要靠乞讨生活？你想想两个乞丐天天从我们家的大门里出出进进，邻居们知道了会怎么说？”

听了妻子的这些话，梁渠沉吟了半晌没吭声。决定把祖孙二人带回家里的時候他也没想这么多，现在李云霜把这些问题一股脑儿地端了出来，他一时竟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李云霜越说越气，“他们没住的地方你管，这以后没吃的，没穿的，没用的，万一再有个病有个灾的你都要管不成？人是你带回来的，你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梁渠说到这里忍不住叹了口气，“我慢慢看看能不能帮老爷子找一份看门打更的活儿！”

“你真是疯了！”李云霜气得直喘粗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梁渠一看李云霜气成了那个样子，口气立刻软了下来，“我的好太太，你一向都是很通情达理的，今儿是怎么啦？不就是暂时借一间空房子给他们住吗？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好不好？”

“这本来就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是你把它想得太简单了！我不管了，你捡回来的烂摊子，你自己收拾吧！”李云霜气哼哼地转身要走，梁渠连忙伸出手拉住她，“好了，好了，老婆大人，我认错还不行？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决不会再把陌生人带回家了，这总可以了吧？不过，这一次你无论如何得帮帮忙，人我都已经带回来了，总不能再让我把他们轰出去吧？”

听丈夫如此低声下气地求自己，李云霜的心当即软了。和梁渠过日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向来都是个善良平和宽厚的人，这一点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虽说有时候恨他这点儿恨得牙根儿痒痒，可当初还不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人才看好他决定嫁给他的？如今反要为此和他赌气拌嘴的。想到这儿李云霜的口气也缓和下来，“你都把人带回来了，还能怎么办？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要是这一老一少为人不好，我随时会让他们从这里搬出去。”

“好好好，都听你的。不过，我打赌你会喜欢上那孩子的，那孩子……”梁渠说到这里却没有接着说下去，而是把话锋一转，“你慢慢处处看看吧！”说完便丢下李云霜顾自往内院儿去，刚走到月亮门儿，又想起了什么，停下脚步转回身，“你准备一下，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什么？还要和我们一起吃饭？我……”李云霜想要提出异议，梁渠却像没听见似的转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第二章

再回到房里的时候李云霜态度和先前已然不同了，把祖孙二人带到洗漱间又拿了新的肥皂和毛巾让他们洗手洗脸准备吃饭，说吃过晚饭以后再带他们去看住的地方。李云霜交待完毕之后就去厨房了，洗漱间里就只剩下了这一老一少。

“珍珠，好好洗洗头面，洗干净些。”爷爷一边帮着孙女挽起脏兮兮的袖子一边说，“人家可都是爱干净的人。”

“我知道了，爷爷！”珍珠一边回答一边用水沾湿了手和脸，并开始用力的往手上脸上擦肥皂。

“珍珠，阿公知汝腹肚会枵，淡薄久食暗顿，一定要慢食。（珍珠，爷爷知道你肚子饿，一会儿吃晚饭的时候一定要慢点儿吃）不要让人家笑话，人家梁教授和李老师都是有文化的人，汝一定要懂得学礼数！”

“爷爷，啥是礼数？”珍珠脸上的肥皂还没洗干净，听了爷爷的话忍不住从盆里抬起头眯着眼睛问道。

“学礼数就是要学孔子！”

“爷爷，我知道了，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慢点儿吃！”

李云霜正忙着摆碗筷，一抬头，就见老爷子牵着小姑娘的手已经从洗漱间出来了，因为没有得到主人的指令，不知道该不该进来，正站在门口犹豫着。也许是因为洗干净了的关系，小姑娘的小脸儿在那身又破又脏的衣服的衬托下反而显得特别的明净靓丽光彩照人，李云霜的目光一时竟无法从她的脸上离开，情不自禁盯着小姑娘的脸发起呆来。

“别愣着了，快吃饭吧，都饿坏了！”梁渠见李云霜只顾发愣忍不住扯了扯她的袖子。

“哦，”李云霜这才醒过神来，赶紧招呼祖孙二人到摆好的餐桌旁边坐下。

这一顿饭李云霜几乎没吃什么，尽管她努力控制自己不去看那祖孙两个，可是这祖孙两个身上散发出的难闻的味道却让她感到一阵阵地恶心反胃，哪里还能

吃进什么东西。李云霜几次侧目看梁渠，发现丈夫倒是像没事儿人似的，吃得津津有味的，时不时地还给祖孙两个往碗里夹菜。李云霜真是很生气，心想梁渠不跟自己打招呼就从大街上捡了两个乞丐回来，他倒是自在安生，却不顾她受罪，着实可恨！然而转念又一想，如今去哪里还能找到像丈夫这样的教授？把乞丐带回家里，和他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出去说给人家听，多半也是没人会相信的。像丈夫这样的人也算是稀有动物了，恐怕比大熊猫还要珍贵。这么个宝贝被自己捡回来做一辈子的伴侣，也不知道是幸是不幸。想到这里李云霜的心又软了下来，她也知道不管怎么生气，最终她总是会向丈夫妥协的。原因很简单，几乎在所有她对梁渠的行为感到愤怒的时候，她却也无法抑制心底里与愤怒同步滋生的对他崇拜和欣赏。结婚十几年来，她一直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里挣扎着过来的。

吃过晚饭以后，梁渠有事出门了，临出门前一再嘱咐李云霜把两位客人安顿好。李云霜简单收拾了一下饭桌之后就把祖孙二人带到了中院的西厢房。西厢房的里屋是一铺土炕，还有个外间是原来的小厨房。小厨房里砌着土灶，土灶和里屋的炕是相通的，做饭的时候顺便把炕也烧热了。小厨房里一些旧的厨具还在，锅碗瓢盆是应有尽有。李云霜见这祖孙二人除了一个破包袱再也没有什么行李，于是就又回到内院儿房里，翻出两床旧的被褥和一些旧的衣物给祖孙俩送了过来。爷爷一再推辞，说已经给房主人添了很多麻烦了，不但给房子住，连厨房里的东西也让随使用，再要别的那就真是太过意不去了。李云霜却说这些东西留着也是用不着了，就算不送人，早晚也要扔掉的。之所以一直留着就是觉得扔了可惜，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了。只是都是些旧的，希望别嫌弃才好。爷爷一听这话，不收反而不好了，于是只好收下了。

衣物和被褥虽说是旧的，但是都是拆洗过的，很干净。只是因为箱子里放得久了，散发着浓浓的樟脑丸的味道。

“今晚先凑合用着吧，明天拿到院子里晒一晒就好了！”李云霜一边抖开被子一边说。

“哎！哎！”爷爷连声应着。

李云霜把被褥抖开好让樟脑丸的味道散散，然后去拿了些蜂窝煤和点火的柴火旧报纸之类的东西过来，又帮他们把炉子点上，把水烧上。接着又把一个已经不用了的旧的大洗澡盆找了出来放在外院儿的倒座房里，倒座房有一间空着，李云霜合计着让这一老一少在那儿洗澡，换下来的衣服可以直接扔了。李云霜最怕的就是脏，因此才在这些细节上格外用心。

就在李云霜这么来回来去忙碌的时候，小姑娘不停地跑前跑后帮忙。刚才吃饭的时候，梁渠告诉过她以后就称呼李云霜梁伯母，小姑娘牢牢地记住了，这会

儿一口一个梁伯母，小姑娘的声音好听，又响亮又清脆，叫得李云霜心里是说不出的舒坦。

李云霜如今也是近四十的女人了，在和梁渠的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她一直都是个好妻子，在梁老先生去世之前，也是一个不错的儿媳。自从梁老先生去世以后，李云霜更是把全部的心思放在了丈夫的身上。她是一个心思缜密很会照顾人的女人，总是能把生活琐事安排得一丝不苟，井然有序。日复一日，她习惯了和梁渠过着这种公式化的波澜不惊的日子。关于未来，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构想，只是把这些大同小异的日子继续下去而已。李云霜对自己的生活基本满意，只不过有时候闲下来，总会发一阵子呆，心里有些空，觉得似乎少了点儿什么，可究竟少了什么又说不清楚。如今空荡荡的院子里突然多了这一老一少，尤其是多了这么一个小姑娘在眼前晃，在耳边唤，李云霜突然觉得心里满了起来。虽然小姑娘看上去脏兮兮的，但却懂事，殷勤，有眼力见儿，尽管不免有刻意讨好逢迎的痕迹，但是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里却时时流露出一个小孩子纯真的情感。

“梁伯母，我来给你开门！”

“梁伯母，让我来拿吧，我能行。”

“梁伯母，我来帮你。”

“梁伯母，这房子真舒服啊，我还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呢！”

“梁伯母，我什么都能干，以后我帮你做事情好不好？我不懂的，你教我，我学得很快的。”

整个晚上李云霜都在为这祖孙俩出出进进里里外外地忙活，开始心里还是有些怨气，可是不知从哪一刻起李云霜渐渐地陷入了一种柔软轻盈的情绪里。短短几个小时的相处，李云霜居然从心里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娘，不但看小姑娘的眼神越来越温柔，对她说话的声音也亲切了许多。

“澡盆就放在外院南面的倒座房里，出了垂花门正对的那间就是。已经放好了冷水，把热水对进去就行了。”李云霜把两只装得满满的热水瓶和一壶刚烧开水递给爷爷，爷爷连声说谢谢，又不放心地叮嘱了孙女几句话才提着热水去洗澡了。

爷爷离开后，小厨房里就只剩下李云霜和小姑娘了。

“你叫什么名字？”李云霜一边往炉子上重新放了一锅水一边问道。

“我叫珍珠。”

“除了爷爷，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爸爸妈妈呢？”

“没有了！我四岁那年爸和村里的叔伯们一起出海打鱼的时候遇到了台风，死了。”

“那你妈妈呢？”

“爸死了以后，妈就和村里一个叫玉珍的阿姨一起偷渡去了外国。我和爷爷

等了很久，一直都没有妈的消息。后来玉珍阿姨从外国写信回家，说妈在去外国的路上死了！”珍珠说话的声音渐渐沉了下去，头也沁得很低。

李云霜望着眼前这个叫珍珠的小女孩儿，听她用那特别的婉转的童声讲述自己牺惶的身世，怜惜之情不免油然而生。

“你妈妈怎么舍得扔下你去国外？”

“她说去国外能赚很多钱，那样就不用饿肚子了，还能盖上新房子！”

“你想你爸爸妈妈吗？”

“不想！”

“为什么？”李云霜有些惊讶。

“我也说不上，记不得他们的样子了。再说我还要照顾爷爷，爷爷身体不好，经常发喘病，我想让爷爷过上好日子。”

李云霜听了珍珠的回答心里说不出是个啥滋味儿，便不再问了，锅里的水渐渐地翻滚起来。本来是想等老爷子洗完了澡再让小姑娘去外院儿的倒座房里洗的，不过这会儿李云霜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珍珠，水开了，你跟我到内院儿去，伯母帮你洗澡好不好？”

“梁伯母，我自己能洗！我很脏……”

“脏怕什么，洗过就干净了。”李云霜说着站起身来，端起盛满开水的锅，“珍珠，去给伯母开门。”

“噢！”珍珠应着乖乖地跑去开门了。

李云霜把小姑娘带回了内院儿的洗漱间，亲手调好了热水，亲手给她脱掉了那身脏衣服，然后亲手把她放进了澡盆里，又亲手帮她洗澡。再看澡盆里洗去了污垢的珍珠，皮肤细腻洁白剔透，眼睛乌黑明亮，脸蛋儿饱满圆润，笑容明媚灿烂，看得李云霜不禁笑了，“洗干净了可真好看，这回可真是一颗名副其实的珍珠了！”

“梁伯母，你真好！”珍珠坐在澡盆里甜甜地笑着说。

“是吗？”李云霜却不笑了。

“嗯，除了爷爷，再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了。”

很简单的一句话，李云霜听了眼泪差点儿掉下来。快四十的人了，早就过了那种轻易就能被什么东西打动的年龄了，可就这么一个素昧平生的小女孩儿，竟然牵动了她心底里最敏感的神神经。

给珍珠洗完澡，李云霜又找了一套自己年轻时候的衣服，因为缩水变小了，不能穿了，给珍珠穿上倒也大不了多少。刚洗了澡，怕着凉感冒，李云霜又把头发给她吹干了，这才把珍珠送回到中院她爷爷那里，顺便又提了半袋子白米过去。

“要是以后都能睡在这样的地方就好了。”珍珠趴在被子里转过头去看着爷爷，“这炕可真舒服啊，我从来都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地方，也没住过这么漂亮的房子！爷爷，梁伯伯和梁伯母会不会把我们赶走？”

“不会，梁阿伯阿母是好人，梁教授好性地（脾气好），不像那些北京人看人无（看不起人）。阿公无半撇（爷爷没本事），汝要记得报恩！用阮闽南话讲（用我们闽南话说），做人要掰开莲子，有良心！爷爷一边说着闽南话一边给珍珠掖了掖被子，轻声叹了口气，“真暗啊，该困啦，好好歇困一下，（很晚了，该睡了，好好休息一下。）汝敢知影早起咱侬有足侬代志噯做。（你知道吗，早上咱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爷爷，你又讲闽南话！北京人听不懂闽南话，以后都要讲普通话！”小孙女忍不住翘着嘴巴提醒爷爷。

“好，爷爷记住了！珍珠，快点睡吧，明儿一早还得跟爷爷出去找活去！不能再讨饭了，梁阿伯阿母可都是体面的人，我们住在人家家里，再出去讨饭吃，会让人家失体面（丢面子）失体统（丢人格）。”

“爷爷，是梁伯伯梁伯母，这样叫人家才能听懂！”

“对，梁伯伯梁伯母，爷爷老了，脑子糊涂，得慢慢习惯，快睡吧！”

“爷爷，我知道了。”珍珠答应着，乖乖地把眼睛闭上，也许是这房子这炕太温暖太舒适了，还也许是她实在太疲倦了，很快珍珠就发出了轻细均匀的鼾声。

梁渠回来时已经很晚了，洗漱完了回到卧室发现李云霜还没睡，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发呆。

“喂，怎么还不睡呀，你明天还有课吧？”梁渠一边换上睡衣一边问道。

“睡不着，老是想那祖孙俩。”

“怎么，还想不开呢，还在生我的气？”梁渠俯身到床前盯着李云霜的脸看了一会儿，和颜悦色地问道。

“不是，那孩子挺招人疼的！”

“那孩子要是不招人疼，我能把她带回家来？”

“哎，你到底是怎么认识他们的？你跟我细细说说？”李云霜从床上坐了起来，拉住丈夫的手臂问道。

“老刘不是要回上海嘛，今天我去北京站送他，送完他回来路过地铁口遇到的这祖孙俩。”梁渠说着拉开被子上了床，躺下来长吁了一口气，脑海里不禁都是今天下午和这祖孙二人相遇时的画面。

在北京站送完老刘往回走的时候路经地铁口，梁渠正低头看表的工夫儿，迎

面急匆匆走过来的一个梳着小分头儿男子，小分头儿一边走路一边东张西望，像是在找人，而梁渠呢正在低头看表，两个人谁都没看见对方，结结实实撞了个满怀。梁渠倒没怎么，那个小分头儿却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梁渠急忙俯身去拉他，连声说对不起。

“你是怎么走路的，长眼睛了吗，也不看着点儿。”小分头儿从地上爬起来，先是用力拍了拍屁股上的土，然后挺直了身子大声质问梁渠。

“对不起，我低头看时间来着，没注意！”梁渠耐心地解释。

“真倒霉！”小分头儿咕哝道，依然铁青着脸。

“叔叔！叔叔！”就在这时一个头发乱蓬蓬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小女孩儿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她一边用脏兮兮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拉小分头儿的衣袖，一边连声叫着叔叔，看样子像是个小乞丐。

“臭要饭的，离我远点儿，不是跟你说了我没钱吗！怎么这么赖呀，你要是再缠着我别怪我不客气！”小分头儿用力甩开小女孩儿，不耐烦地骂道。

“珍珠，把东西放回原处，我们走！”一个同样脏兮兮的老人从梁渠的身后绕了过来，拉起小女孩儿的手要走。小女孩儿却挣脱了老人的手，把一只手表递到小分头儿的面前，“叔叔，你的手表掉了。”

小分头儿带着一脸诧异的表情接过手表看了看，又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上衣口袋，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在自己身上一通乱翻。一边翻一边嘀咕，“奇怪，我的钱包儿呢？刚才坐地铁的时候还在呢，怎么就一会儿的工夫就不见了？”小分头儿翻着翻着突然不翻了，停下来盯住小女孩儿，“你偷了我的钱包？肯定是你，我说你怎么一直缠着我呢，快把钱包还给我！”

周围的人一听有人丢了钱包了，于是便呼啦啦地围拢了过来看热闹。

“我没偷你的钱包！真的没偷！”小女孩儿竭力为自己申辩。

“珍珠，跟爷爷走！”一直站在一边的那个脏兮兮的老人再一次拖起小姑娘的手要走。

“站住！想走？没那么容易！要是不把钱包儿还给我，我可要叫警察了！”

“这位先生，你还是仔细找找看，别冤枉了人家！”梁渠实在看不下去了，忍不住提醒小分头儿让他再好好找找。

“关你屁事，你算老几啊你？敢情不是你丢了钱包，你倒是会送人情！”小分头儿大声嚷嚷着上前一步一把把小姑娘从那个老人的手里扯了过来，“快把钱包拿出来，听见没有？！”

梁渠见状连忙也上前一步用力把小女孩儿从小分头儿手里拉开，“这位先生，有话可以慢慢说，怎么非要动手呢！”

“动手？我还要揍她呢，我！你让开！”小分头儿说着又要冲过去抓那个小女孩，梁渠却站着不动，始终横在他们中间。

“你躲开，听见没有？你要是不躲开我连你一块儿揍！”小分头儿叫嚣道。

“你这个死鬼，我上趟厕所的工夫你死哪儿去了？找你半天了。在这儿干吗呢？瞎耽误工夫儿，再磨蹭一会儿火车都要开了。”梁渠正要开口说话，就见一个戴着蛤蟆镜的女人从人群外面挤了进来，冲着小分头儿嚷道。

“我钱包丢了，肯定是这个臭要饭的偷的，跑了他了还！”小分头儿又试图去抓那个小女孩儿。

“钱包在我这儿呢，出门前你给我的，你忘啦？”蛤蟆镜冲着小分头儿使劲儿嚷嚷，“瞅瞅你那份儿出息，你说你冲一要饭的使什么劲哪？快走吧，不走要误了点儿了，快呀，听见没有啊！”

小分头儿这才罢休，斜了那女孩儿一眼，又吓了一声，然后便跟着那个戴蛤蟆镜的女人一前一后挤出人群走掉了，小分头儿走后围观的人群也都渐渐散了。

见小分头儿走了，梁渠也放了心。又看了看表，快五点钟了，想想回学校也要下班了，不如直接回家算了。转身正要离开，却被小女孩儿扯住了衣襟。“要钱是吗？”梁渠看了看那孩子，和蔼地笑着，“等一等啊，让伯伯看看……”梁渠一边说一边伸手去上衣的口袋里掏钱包儿。就在这时，小姑娘的双腿一弯，扑通一声给梁渠跪下了。这一跪不仅吓了梁渠一跳，也吓了小女孩儿自己一跳。她并不是想问梁渠要钱才给他跪下的，可究竟为什么要跪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当她扯住梁渠的袖子梁渠转过头来看她的那一刹那，他那柔和亲切的目光便透过镜片直映射进她的心坎儿里，那目光暖暖的亲亲的，没有鄙视，没有闪躲，没有厌恶，没有嫌弃，她忍不住就跪下了。她很感激面前的这个人，即使他不给钱，她还是要跪。他的目光传递出来的温暖还有那么随意自然的伯伯两个字仿佛充满了无限神奇的力量，使得她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不自觉就弯曲了双膝。

梁渠伸手去拉她，她却不肯起来。再一抬头的时候，两行泪水在脏脏的小脸上划出了两道清晰的长痕。梁渠不得不用力把她从地上拉起来，又看了看站在小女孩儿身后的老人，“您是这孩子的什么人啊？”

“我是他阿公。”老人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答道。

“听您老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不是，是福建的。”

“嚯，真够远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啊？”梁渠又问。

“咳！”老人叹了口气，“都死了，伊阿爸阿母阿嬷都死了，就剩下阮这一老一小了。在福建老家活不下去，都说京城里好讨生活，就来了。”

“那平时你们住哪儿？”

“没有固定的所在，走到哪儿就停哪里歇困！”

“老爷子，现在天气暖和没什么，等到了冬天，这样可不是个办法呀。会把孩子冻坏的。应该找个地方住下，再不然就回老家去吧！”

“老家是回不去了，也不想回了。无有钱，谁会给房子住？就这样泛泛过吧

(马虎过活)。”老爷子显然普通话还说不流畅，其间零零散散夹杂着一些闽南方言。

梁渠听了老爷子的话没说什么，而是歪着头若有所思。见梁渠沉默着不说话，小女孩儿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虽说年纪尚小，很多事情都还不懂，但是直觉却告诉她眼前的这个人或许就是她和爷爷命中的贵人，是能够帮助她和爷爷走出苦难的人。

“伯伯，求求您，收留我们吧。我能干很多活儿，洗衣服，扫地，煮饭，我什么都能做。伯伯，求您行行好，爷爷年纪大了，又有喘病，求您给我和爷爷一个住的地方，我将来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小女孩儿一把扯住梁渠的胳膊，抬着脏兮兮的小脸儿巴巴地望着梁渠，目光里饱含着强烈的渴求和企盼，明亮地闪烁着。流浪的生涯使得她被重重污垢包裹了，从头到脚都是蒙了尘的，只这目光是如此的洁净和清透，让人直能看到生命最原始的呈现。这目光涤荡着梁渠的心胸，浸染着他的神经，触动着他身体里所有细微的感知，竟酷似音乐带给他的体验，然而又似乎比音乐更有力更强烈。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竟是用眼睛和人说话的，她用眼睛说的那些话就连最伟大的语言大师恐怕也难表达万一。一个小小的孩子，扯着自己的袖子，目光里所饱含的竟似有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梁渠不禁被这目光彻底征服了，没经过多少犹豫便说道：“我们家里倒是还有几间空房，你们如果信得过我，就跟我一起走吧。”